



列 寧 著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哲學筆記”之一——

解 放 社

列 寧 著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哲學筆記”之一

解 放 社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哲學筆記”之一

著者	譯者	校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列	曹	何	解	新華書店	新華印刷廠
	葆	思	放	上海四川北路新華路一號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寧	華	敬	社		

0191

1949年12月 1-8000(S1)

目 次

關於列寧底哲學著作.....	1
第一版序言	29
第二版序言	31
緒論 邏輯底一般概念	39
第一篇 存在論	
存 在	50
第一章 質	52
第二章 量	65
第三章 質 量	69
第二篇 本質論	
第一章 本 質	78
第二章 現 象	101
第三章 現實性	111
第三篇 主觀的邏輯或概念論	
關於概念一般	126
第一章 主觀性	136
第二章 客觀性	145
第三章 理 念	153
概 要	201
附 錄	
關於辯證法問題	209
譯 後	216

關於列寧底哲學著作

一

一九二九年一月“列寧文選”(列寧遺稿集)第九卷之出版——其中刊載了列寧底三個筆記，連黑格爾“邏輯學”摘要也在內——是列寧底所謂“哲學筆記”刊行之開始。“列寧文選”第十二卷，包括了列寧研究院文庫所保存的所有其餘的這類材料。這樣，列寧哲學札記之刊行，便以這卷文選而完成。研究院所保存的列寧關於哲學問題的筆記，其中有評語、摘錄、摘要，現在成爲每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有興趣的人都能研究的了。

這些材料在這方面的意義是巨大的。就內容豐富講來，“哲學筆記”相當於許多卷冊。其中有從這些哲學代表者底著作所作的摘錄，類如赫拉克里特、亞里士多德、萊布尼茲、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所讀過的並作了這一切札記的書，共計不下於八〇〇〇頁。但是筆記底特別趣味和價值，就在於列寧讀這一切書時所記下的思想。在有時簡短、有時較爲詳細的個別評語中，列寧發揮了自己的觀點，提出了問題，指出了進一步研究底任務，指示了思想進一步發展底路程、科學進一步工作底題目。

最早的一篇摘要，屬於一八九五年，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著“神聖家族”一書之摘要。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已經站在辯證唯物論立場上，發表了這部有名的著作；這一著作之詳細的、作得很周密的摘要，表示了列寧是細心研究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的模範。在“弗列得里克·恩格斯”（一八九五年秋天）這篇追悼文中，列寧提到了“神聖家族”，說在這部著作中已經“奠定了革命唯物論社會主義底基礎”。（“列寧全集”第一卷，第四一二頁）

其次，依照年代的次序，出現有從巴巫爾生底“哲學概論”一書所作的摘錄，以及大約在一九〇四年所作的對該書的評語。然後有一九〇九年對德波林所著“辯證唯物論”一文的評語；可能在這個時期還有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之詳細的摘要。

其餘的一些筆記，是從一九一四年秋到一九一六年末戰爭時期的哲學研究底成果。就其內容豐富講來，就其中所收集的思想底天才性講來，這些筆記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具有非常的價值的。在這些筆記中，研究了一個特別的新題目——即辯證法問題。專門研究這個題目的，是費爾巴哈論萊布尼茲的一書之摘錄與評語，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之摘要，特別是黑格爾最初兩卷“哲學史”之寶貴的詳細的摘要，用恩格斯底話講來，這部哲學史是極有天才的著作之一，提供了關於辯證法歷史問題的大批材料。同樣重要的，還有關於亞里士多德底“形而上學”與拉薩爾論赫拉克里特的一書之評語。這裏也還有一些更短小的評語，也是關於辯證法問題，關於黑格爾、即德國古典哲學中辯證思惟底主要代表者。

列寧細心地搜集了他所感到興味的問題的材料，始終善於

情除唯心論哲學家思想底唯心論外殼，天才地從唯物論立場利用這些思想來說明並研究唯物辯證法底個別方面、特點、本質。

如果認為列寧只在這個時期或從一九〇八年起才對哲學問題特別感到興趣，而在這個時期以前對於一般理論問題、特別對於哲學問題好像是“漠不關心”，這就是巨大的錯誤。當然，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的確，列寧在一九〇六年給波格唐諾夫的那些信中，曾經自稱為哲學問題上的“普通馬克思主義者”。可惜是這些信到今天已找不到了，列寧在這些信中曾經批判了波格唐諾夫的哲學，他曾經打算以“普通馬克思主義者底哲學札記”這個標題出版這些信。

但是，如果誰想把這個名稱解釋成這個意思，即列寧在當時對於哲學問題只有一種“普通的”、“中等的”、“平凡的”理解，那就是極重大的錯誤。問題是在於：如大家知道的，列寧是以例外的科學良心而著稱。既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曾經以全部注意力極詳細地研究俄國經濟制度，研究俄國資本主義，研究俄國社會各個階級，並且隨之製定革命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底綱領、組織和政策。列寧在這些領域裏異常完備地研究了各個有關的問題。這些領域裏的任何稍微值得注意的著作，都為列寧所研究了。列寧在一九〇六年不曾這樣完備地鑽研過專門哲學著作，因而認為必須自稱是這一領域裏的“普通”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列寧在一八九四年他的早期著作中對辯證唯物論所提供的輝煌的特徵描述，以及他用以掌握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天才的巧妙，最好不過的證明了：他在青年時期就已經閱讀、研究並領會了馬克思與恩

格斯底一切基本著作了。

在業已到來的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革命中，列寧較之當時已經熟讀過大量專門哲學著作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普列漢諾夫，曾經表明是更好的辯證唯物論者。

當然，這決不應當意味着：列寧無須再勞神費力於進一步研究哲學著作了。恰好相反，由於列寧比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者都更掌握了唯物辯證法底本質，所以列寧之進一步研究哲學問題就特別富有成果。兩年以後，在一九〇八年，他寫了一部哲學著作，這部哲學著作他自己已經認為沒有必要再叫作普通馬克思主義者底著作了，這部哲學著作表示在辯證唯物論哲學研究事業上前進了一大步。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底一切領域裏，列寧曾善於把理論的思想推進很遠。在哲學領域裏他也曾善於這樣作。所以，列寧底哲學札記具有這種巨大的價值。

可惜馬恩列研究院所保存的，遠不是列寧一般在哲學問題上所寫的全部東西。沒有給連金加的那些專門批判康德主義的信（一八九九年）。沒有批判波格唐諾夫哲學的三冊“普通馬克思主義者底哲學札記”（一九〇六年）。沒有那些準備寫作“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一書（一九〇八年）的材料。最後，列寧在早期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底基本著作——“資本論”、“反杜林”與其他哲學性質的著作——所作的摘要，也完全沒有。一方面，考慮到當時得到這種書十分困難（例如，在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一冊“反杜林”在俄國是極罕見的珍品），另一方面，估計到列寧普通讀書作札記和摘錄的方法，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料定：這類的筆記

和摘錄是曾經有過的，可是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唯一的例外就是保存下來的“神聖家族”摘要，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這篇摘要大概是在一八九五年作的，那時候列寧僑居國外，顯然得到了這部稀有的在當時還未再版的書。列寧所讀的是一八四五年的版本。

依據我們所握有的文獻資料來判斷，列寧底哲學研究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時期——列寧著作活動底開始，他的流放和第一次僑居國外，都屬於這一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反革命暫時勝利的時期。列寧底哲學巨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就是屬於這一時期。

最後，第三個時期，包括大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列寧自己曾說明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時期；這最後一個時期是列寧對於哲學問題作了很多研究的時期。

從一九一七年開始，特別從這一年末開始，到來了這樣的時期，列寧完全不能把很多時間分配到專門理論科學工作上了。哲學筆記底最後記錄，屬於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但是這決不意味着：列寧在以後蘇維埃時期中就不會轉到哲學問題上來。雖然是極端忙碌，雖然必須把全部注意與全部力量放在實際問題上，列寧却繼續對哲學問題感到興趣。這從他讀書中就可以看出。例如，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列寧預訂了德波林所著“歷史唯物論”與“論哲學”兩書；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他要求給他黑格爾底“邏輯學”與“精神現象學”俄文譯本。（見“列寧研究院記錄”，第三卷，第九四——九五頁）大概在同一時期，列寧對伊林論黑格爾的書等等感到興趣。但列寧關於哲學問題不但

是讀書，而且同時也寫作。對布哈林“過渡時期底經濟”一書所作的評語，十分之九是關於方法問題。雖然這些評語很短，它們却提供無限多的東西，揭發了布哈林關於不能夠掌握辯證唯物論而犯的錯誤，同樣地也暴露了波格唐諾夫的折衷主義與唯心論底弱點和缺陷。考察和評價這一切札記及其理論意義，是需要特別的專門著作的。

最後，在這裏必須提到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旗下”發表的那封非凡的信，這在下面我們將詳細地講到。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着：列寧對哲學的注意在其逝世前是不曾削弱的。他對哲學問題很早就開始研究了。

二

列寧很早就研究哲學問題，這在文獻上的證據是一八九四年的兩大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與“民粹派底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魯威先生一書中受到的批判”。

列寧在這些早期著作中就已經出現為成熟的唯物辯證論者了。

列寧對於馬克思方法底本質曾經獨立地思考過，他曾經完滿地掌握了這個方法，獨立地把它應用於俄國經濟問題，應用於俄國歷史問題，應用於階級鬥爭與政策底問題。凡讀過上述著作的人都會深信：在一八九四年，列寧已經完全掌握辯證唯物論了。列寧非常清楚地了解唯物論對於馬克思主義是具有什麼意

義，他當時已經十分明白地懂得馬克思辯證方法底特點。他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中指出了唯物論思想本身在社會科學中的天才性。他強調道：馬克思底唯物論是辯證的。（第一卷，第八四、九七、一〇二及其他各頁）列寧底早期著作滲透着革命的辯證法。依據列寧的特徵描述，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着“嚴格和高度的科學性”與革命性——不是偶然地結合，而是“內在地和不可分離地”結合，（第一卷，第二一八頁）不是因爲一身具備學者與革命家底品質的馬克思底個人特性是如此，而是因爲如列寧以後在一九二三年所說的，革命的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決定性的東西”。

列寧在說明辯證唯物論底特徵時指出道：形而上學方法把社會關係看作“是某些制度底簡單的機械的集合、某些現象底簡單的機械的結合”，辯證唯物論與之相反，提出自己的任務是把全部社會制度理解和描寫“爲在起作用和發展中的活的有機體”。（第一卷，第一〇二頁——本文作者底着重點）馬克思“資本論”底基本思想，列寧認爲是馬克思在其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提出的這個命題：“把社會經濟結構底發展當作自然歷史過程”來考察。在這個非常富有思想的緊縮的公式中，也指出了這一過程底客觀規律性以及馬克思對於每一特殊“社會經濟結構”底獨特規律性的理解；這一過程不是由人們底意識所決定，相反地，而是它決定人們的意識，至於每一特殊“社會經濟結構”底獨特規律性則必須從其特點和發展中去研究。在這裏還強調辯證方法底要求：特別分別出最本質的東西，以特別的注意去研究它，然而不忽視全體底整個總和。以後，列寧經常回到這個思想上

來，講到“基本環節”，認為要抓住它才能把握整個鎖鍊。爲了把握對社會過程的理解，這種環節就是研究經濟關係結構。必須指出：列寧對馬克思歷史理論的說明之特殊價值，是強調“社會經濟結構”這一概念底意義。

列寧完全採用馬克思所定式化的“反映論”：“觀念的東西不過是物質的東西底反映”。列寧巧妙地應用了這個理論。與理論底唯物論性質相一致，列寧指出它的任務是：“正確地描寫現實的歷史過程”，再沒有別的什麼。理論底規準，是它“對於現實的忠實與一致”，（“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〇六頁）這個規準決不是在抽象的圖式中。在列寧底早期著作中，又指出了矛盾底極重要的意義：——矛盾底存在，證明了現象底特別力量和生動性；（第一卷，第二六七頁）列寧在研究“俄國的歷史和現實”時，到處揭露了各個階級間存在的矛盾與階級鬥爭。他提供了俄國經濟歷史底天才的唯物論的說明，（第一卷，第七三及其他各頁）揭示了俄國資本主義底特點（例如，“人民之友”第三篇全部與其他一些著作，至於“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就不用說了），提供了俄國農村經濟底非常鮮明和有力的描繪（第一卷，第一四二——一四四頁）等等，而且他始終不變地把這一切說明與工人階級底實際任務聯繫在一起，澈底地和有系統地研究、揭示、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底客觀辯證法，它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具體表現底一切特點，以及這個基地上增長着的階級鬥爭與俄國無產階級在這一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底一切特點。列寧之這樣作，是爲了無產階級“儘可能迅速地與儘可能容易地消滅一切剝削”。（第一卷，第二一八頁）

始終不變地忠實於科學工作底這些基本原則，澈底地實行它們，這就是馬克思方法所固有的特徵，而列寧從最早的著作（據我們所知道的而言）開始所應用的方法也是如此。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一個在這點上曾經像列寧這樣貫徹和這樣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如俄國文獻中已經屢次指出的一樣，極其具有特徵的，是列寧之善於考察和研究既定現象底具體特點而不只限於一般考察。在列寧所進行的各種論爭中，必須指出（如果把意見分歧底本質之階級基礎擱在一邊而只考察方法上的差異的話）：列寧底論敵是不善於理解所爭論的對象底具體特點之本質的。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不知道多少。我們至少指出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關於綱領的論爭，（“列寧全集”，第五卷）關於孟什維克的論爭，（“兩個策略”，第八卷）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關於民族問題的論爭（第十七卷、第十九卷）等等。

“在分析不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無條件的要求，就是要把這個問題提到特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某一國家（例如，該國的民族綱領），那就要考量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使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特點”——列寧在一九一四年與盧森堡同志爭論民族問題時曾這樣寫過。（“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四三一——四三二頁）

這裏沒有篇幅來十分詳細地討論列寧早期著作底全部豐富的理論內容及其十分完善的方法。我們這裏所講的不多幾句話，只提供了關於這些著作底巨大價值的概念。追溯這些早期著作中在萌芽狀態下或緊縮公式裏的一整系列思想以後如何獲得繼續的發展與廣泛的應用，追溯這些思想以後在一九〇五年與一

九〇七年工人階級鬥爭與革命發展底進程中如何證明是正確的，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

這就是列寧研究一般理論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第一時期。完全掌握了辯證唯物論底基礎，澈底和十分明白地研究了並思考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基本著作底一切結論，一般地弄清楚了馬克思主義底一切方面，列寧就以全力開始專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在這裏不是個人的願望和趣味，而是客觀的條件，時而推出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時而推出它的另一方面，使人們去特別地研究它。如列寧自己以後所指出的，在這個時期中“曾經提出了把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應用於我國的現實”。（“我們的奴隸廢止論者”。“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八八頁）但是在這個時期，列寧曾經把自己一部分時間用來研究哲學問題。當然，他熟習普列漢諾夫底一切著作，讀過斯賓諾莎，讀過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底個別著作，讀過休謨與德國古典哲學代表者——康德、菲希特、謝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列寧在這個時期不曾寫過專門哲學著作，可是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即在反對民粹派、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底修正主義（一八九四——一八九九年底一些作品）、反對經濟主義者、“做什麼？”，一九〇二年）反對孟什維克（“進一步、退兩步”，一九〇四年）的各個論戰的著作中，他曾用了不少篇幅來討論方法問題。

三

當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的時期，是不適合於專門哲學研

究的時期。但是在這一時期，列寧底理論的思想曾不間斷地和緊張地工作着。革命底時期，是在生活中學習、在實踐中學習的時期，是考驗馬克思主義底理論武器的時期。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有很多次曾轉而研究馬克思底一些著作。

隨着革命浪潮底退落，產生了這樣的環境：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革命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領袖，擺在了第一位的是必須在哲學基礎上進行鬥爭。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在資產階級中間傳播的對唯心論與宗教的迷醉，已經遠不是偶然的現象了。這種迷醉也抓住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家、甚至黨的著作家中間的某些

-
- 我們在這裏是從莫斯科保衛局所作的目錄摘引下來的。一九〇〇年春天，流放期滿，列寧從西伯利亞寄往他母親 M·A·烏梁諾娃地址去的書籍在莫斯科車站被扣留了，打開了，書籍登記了，然後又裝釘好，按照地址寄走了。所有的書籍（二四三冊），幾乎都是經濟學，只有下列幾冊哲學書：（1）斯賓諾莎，“倫理學”，一冊；（2）斯賓諾莎，“神學-政治學論文”，一冊；（3）斯賓諾莎，“悟性底完成”，一冊；（4）“精神”（愛爾法修），二冊；（5）“人”（同上），二冊；（6）“人的悟性之研究”，三冊；（7）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一冊；（8）非希特，“意識底事實”，二冊；（9）非希特，“哲學體系綱要”，二冊；（10）非希特，“人底規定”；（11）謝林，“全集”，一冊（哪一卷——不詳）；（12）黑格爾，“文集”，一冊（未另註題名——大概是包括有所謂“小邏輯”的那一卷）；（13）黑格爾，“法權哲學基礎”，一冊；（14）費爾巴哈，“近代哲學史”，一冊（從培根到斯賓諾莎）；（15）費爾巴哈，“哲學批判”；（16）普列漢諾夫，“唯物論歷史概論”；（17）朗格，“唯物論歷史”。此外，還有庫牟普洛維契所著的兩書“哲學法理”與“社會學綱要”。（馬恩列研究院文庫，第二五九七七號）

動搖分子。宗教早已形成了，它的粗笨幼稚的舊形式不再令人滿足了，都把宗教擯棄了。適應於封建農奴制關係的宗教觀念形態，日益不再發生影響了。爲了在這次革命經驗之後使羣衆服從，單是肉體強制已經不夠了。必須有“精神的”、“道德的”鞭子、即宗教，必須製訂適應於新關係所造成的需要的更巧妙的宗教形式。反宗教的鬥爭，反唯心論（即對上帝的巧妙的擁護）的鬥爭，已經成爲特別必要的了，它作爲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影響的鬥爭，已經具有特別的意義了。普列漢諾夫也曾進行過反馬赫主義與反僧侶主義的鬥爭，然而他是這樣進行的，不會令列寧滿意。第一，普列漢諾夫未曾充分地闡明與馬赫主義者意見分歧的問題，即認識論問題。列寧在一九〇八年三月致高爾基的信中說道：普列漢諾夫之反對波格唐諾夫與其他馬赫主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正確的，“只是他不善於或不願意或懶得把這點具體地、詳細地、簡單地、不用哲學微妙性來恐嚇公衆這樣地說出來”。第二，普列漢諾夫利用自己與馬赫主義者的論戰來達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小組織目的，這在本質上與哲學的意見分歧毫無聯繫，而且與問題也毫不相干。

列寧在上述的致高爾基的信中報導道：他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來寫對馬赫主義哲學的批判。列寧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作到了這點，而且的確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作到了這點。與恩格斯底“反杜林”相並列，這部書是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哲學著作。第二時期這部主要著作之出現，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裏特出的事件。除了給馬赫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之外，這部書還提供了非常之多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新的東西。

在這部書中，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辯證唯物論底認識論基礎曾經如此明白地被闡明了。在每一問題上，即在物質與經驗問題上、在感覺與認識問題上、在空間與時間底客觀性問題上、在因果性問題上、在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問題上，曾經十分鮮明地指出了哲學上的兩條路線。

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與杜林的論戰中曾這樣作過，列寧在三十多年後新的環境下與其他論敵——馬赫主義者的論戰中也不得不這樣作。這幾十年以來，自然科學中曾經發生了全般的變革，必須掌握完全新的材料。列寧不得不考察和解決一些新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完全新任務，就是詳細地考察和闡明現代自然科學底危機。按照一般通例，未受過哲學訓練的自然科學代表者，是不善於辯證地思惟的。科學的研究自發地使他們傾向於唯物論，然而他們的階級立場與他們之不能夠掌握辯證方法，却引起糊塗觀念，使他們滾向相對論與唯心論去。列寧在論述“現代物理學產生辯證唯物論”的第五章末所得出的結論，在發表二十多年以後，仍保持着自己的意義。列寧由於自己掌握唯物論辯證法的天才的本領，在自然科學方法論領域裏也善於講出自己嶄新的言論，他不是一般地講話，而是提供確切的指證，表明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論者”底錯誤與他們之背棄辯證唯物論是在什麼地方。列寧辯證地批判了他們的理論，修正錯誤並指出正確之處。這樣的批判也應當認為是模範。

必須指出：雖然該書內容有着嚴格的科學性，它的全部敘述却是十分易解的。一切問題並未曾簡單化。敘述底明白是由於思想清楚以及列寧在哲學爭論問題上所想說的東西十分明確。當